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己未左司諫王巖叟言臣聞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明主不貴好諫而貴從諫成湯之所以為三代盛王者惟曰改過不吝高祖之所以為兩漢英主者惟曰從諫如流伏惟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求

天下之治惟恐不至用天下之賢惟恐不及臣於此時蒙陛下特達之知擢在諫職是陛下欲臣每事必言也臣若遇事不言有言不盡則是不忠於陛下有負於朝廷為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而多士之議喧然不平蓋非公望所不與也臣以為知其無狀且令備位則是陛下所以待大臣之恩已深已厚臣等固不敢不體陛下此意乞賜罷免但願陛下

不躐等進之又願陛下正命令所出以存紀綱而不以斜封用大臣成聖政之日新耳今進一非才於極高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二者皆非小事臣豈敢茍順聖意而不為力言陛下面諭臣以為公正而用臣若二三其心不固所守則非陛下用臣之意矣陛下至聖至明豈不亮小臣何敢違君命犯天威以取罪怒蓋義有不可也夫以義事君者臣之忠也以順事君者臣之邪也

臣安忍棄忠而不用而以邪事君哉陛下今欲退臣則可進安燾則終難厭服清議惟陛下虛心平意察愚臣之忠而納其言天下幸甚貼黄稱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衆議皆與而後可爵也今一升安燾而士大夫之論皆以爲不當非與衆共之之義也願陛下取法先王以服天下　右司諫蘇轍言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

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
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蔽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
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
便一時古語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竊恐百司
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
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
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
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

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

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

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駮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

伏乞陛下克己爲法檢臣等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

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

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

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

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

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庚申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及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來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援則天下必以為是而給事中雖百千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

罷其人可也若蕭等之進不由公道理亦未安天下不以為是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為之乃盛德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為是耶為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為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為陛下建此謀者令於門下之録黄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不書讀制命

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於四方貽譏於後世不可忽也錄黄初下既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駮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禀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壊亂紀綱成此謬誤以累聖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禄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彰明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況皇帝陛下

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横賞乃前古之所以名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誤陛下若門户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命令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茍以為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茍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壽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各有前項罪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

行貼黄稱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
先以私自處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
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壽等之必不敢受
也又貼黄稱壽蒙恩遇未賜罷免已可謂幸若又超遷
度越衆人實不足以允公議欲乞檢會臣前奏且留壽
為同知本院其范純仁告命伏乞追改别作制行下又
貼黄稱陛下臨御方逾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銷厭
權僭今差除命令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

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政闕失誰復救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中所守而又隳忝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壽之進退誠上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是日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令年夏料役錢住罷更不起催官户僧道寺觀單丁女户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此據滎州舊案增入

壬戌詔諸路提點刑獄不分路京東西路京東東路並

為京東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並為京西路秦鳳等路永興軍等路並為陝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並為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東路並為淮南路從司馬光閏二月丙申所奏也　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集議在閏二月二日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

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
釆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
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
審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
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
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淳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
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
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憙

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虛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瞢若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

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摘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襲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詩賦

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掩蓋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

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

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
坐習某經又每歲委陛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
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内聲
説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舉
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
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鈔録本人姓名注
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
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鈔録準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

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倏斷訖仍収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無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審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闇室立身行已不敢不審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

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録監門巡捕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懐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内孝經

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為粗援據疏畧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詩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

經論語法次場試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内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内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入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論策理長文優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别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數及舉主入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

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别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佗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説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説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

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揺科場制度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俟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不可無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啟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為合格俟得解及

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

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牓國子監門及徧下諸州有州學處牓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俟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先是光以奏藁示范純仁純仁答光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人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若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

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矣更乞裁度純仁更有一說上禆聰明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若已陳此書而衆人不隨則虚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衆人皆隨則衆人莫如相君矣然恐為諂子媚其間而正人黙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為莫已若矣前車可鑒也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便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少矣若先漏此書之意則諂諛之人能增飾利害

迎於公之前矣光欣納之據光集乞先舉經行劄子云三月五日上此議而實錄不書今追附本日欣納之語據純仁言行錄當考或光聽純仁所說待集議然後出此也集議聖旨在閏二月二日或移此附彼據范純仁謂光元宰則附閏二月二日差早四月三日蘇轍奏請二十三日先舉經明行修可考

王巖叟言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敕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令復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又假封駁之任不敢俯仰姑息以為陛下守官不敢顧避諛從以為陛下持法

今肅差除未安已累恩德命令斜出尤損紀綱此事至重實繫國體臣所以夙夜思慮殆廢寢食屢進愚忠冀回天意陛下初以肅次補而進之終以肅自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以禮也臣以肅為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旌別感激自勵是所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進對蒙被天獎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賜主張在臣之分何以為報須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

乃可以副睿眷况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貼黄稱臣竊恐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事中之任本為封駮凡所封駮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蓋以封駮為重而不以已行為重也自唐室以來命令既出由給事中封還格之不下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願優容開納使有司得為陛下守官以正綱紀臣以謂為臣之罪莫

大於反復臣既再三論列義難却行書讀伏望陛下別賜指揮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翌日巖叟又言臣累言安燾之進不能協公議不能重朝廷不能服四夷又告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正法度無以持綱紀無以敕羣臣所繫甚大至今未蒙省納施行多士之論皆以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聽政已來未嘗有一事不愜天下之心今乃因一不材無狀之人致累吾君全美之德非獨臣惜之天下愛君之人誰不惜之臣恐

有獻言者誤陛下但謂已行之命不可迴不復陳義理當如何此非忠於陛下之言也非明於國體之論也自古及今惟苦口逆耳諫止君父使無過舉為天下後世所議乃忠臣也乃明於國體者也臣竊以明主惟義是從不以迴已行之命為難請引仁宗朝一事以告陛下慶歷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為樞密使四月八日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修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當時名儒石介作聖德頌以歌仁宗之美天下流

傳至今稱為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為難而以聽諫為重天下幸甚臣志在愛君其再三之瀆惟陛下察臣之志臣死無恨

甲子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吕陶孫升言臣等伏以御史臺肅正紀綱彈劾不法自朝廷至於州縣由宰相及於百官不守典法皆合彈奏今按中書省録黄除安燾知樞密院事付門下省書讀省審給事中封駁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省審並不執奏付尚書

省吏部出告吏部具給事中不書讀事理申本省尚書省亦不執奏遂以不書讀告命降出所有門下省尚書省僕射侍郎左右丞及付受官并吏部等不守典法有損聖政乞付有司論罪以正朝廷紀綱謹具彈劾以聞

貼黃兼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係同敕行下仍乞照會

元祐元年三月初七日

摯陶升又言臣等累次論奏安燾知樞密院不當其録黃不令給事中書讀及經歷受付官並不復奏乞寢罷追改及正其罪今已數日未賜俞允臣等

以謂朝廷高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虚授若以恩禮假借則不協公議今安壽才望素輕備位樞府已為忝幸一日驟有遷進躐過衆人士論紛然以謂朝廷拜樞府之長殊不遴選非所以鎮社稷服四方也命令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紀綱紊亂自此事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建明執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廢法中外徇私何以訓治四方維持萬世所繫甚大極可駭嘆恭惟太皇太后

陛下保佑聖德以修正法度為急忽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燾差除之過分蓋惜國家法度之廢失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理并今來奏陳寢罷安燾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並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録黄指揮仍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元祐元年三月初八日雜録乃以此為孫覺奏誤也

乙丑御史中丞劉摯言竊以輔相之任承君代天上以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以鎮百姓而遂萬物身有德義乃

可以尊朝廷心秉公忠乃可以服天下人而非此邪其殆哉伏見宰臣韓縝才鄙望輕不學無術多利欲而好富貴習淺陋而無廉隅前者諂附張誠一夤縁進用備位樞庭近者以王珪死亡次第推移遂至宰席無一言一事有補于國無一長一善見稱于人至於平生之貪殘所至之醜汚前後臺諫已有奏論不假臣言再煩天聽然臣伏見近日每有差除多不協人情大招物論皆謂縝侵奪吏部員闕恣為中書堂除非親舊者不差非

朋比者不録少循公道多立私恩故有才至京闕而便受官經涉歲序而不得調挾邪者或僥倖有才者或滯淹夫身為大臣手持政柄致此非議不無因依乃是負國以為姦非獨素飡而尸禄方皇帝陛下收延衆正以紹承祖宗之志而太皇太后陛下因草庶事以深圖社稷之安方此之時如縝何補伏望聖慈降臣此言并臣僚論縝章疏付之于外罷縝政事以清朝路以厭羣言貼黄如李南公在河北殘虐累年措事乖當臣曾兩次

彈奏而近日郤移河東（閏二月二十六日）郭茂恂在西路醜行狼籍以不職罷到闕便除省郎（二月六日）尋又選差按行牧地（二月二十六日）王説以諂奉吳居厚為徐州之害亦用言者罷其省職即日（閏二月四日）除知容州蔡京知開封不法見有設繼隆并僧惠信公事在大理寺根勘已見京觀望權要任情曲法臣僚彈奏都不施行乃除真定（二月十二日）使之帥領一路乃物論之尤不平者皆出於縝也（元祐元年三月八日）

詔今後屯泊戍兵食不盡糧願坐倉收糴者無過

三之一以諸路經畧等司言其不便故也　樞密直學士朝議大夫知渭州劉庠卒

丙寅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監察御史孫升言臣等近以安燾除命未當及因給事中封駁遂不令書讀行下累具論列并彈劾門下尚書省經歷官司至今未蒙追改施行臣等待罪風憲見朝廷紀綱頽廢命令棄失茍不竭盡死力以救補之則陛下何用置言路臣等何顏在官次自陛下臨御以來至公為心直道為

政故凡見於施為者皆已大服天下之心今忽然行此一事驚駭物聽與從來政事大異甚非所望於陛下者且安燾德凉望輕不自卓立朋附章惇依阿其間今度越衆人無故進位已失公議又制敕不循典故襲斜封以避官司封駁不意聖朝為此必有姦邪之論以誤陛下殊不知中書之宣奉行門下之省審讀乃歷代典章一有不備則不成制命燾等安敢受之哉夫聖人善能救過不能無過故六經不美堯之任已而美其舍已不

稱湯之無過而稱其改過今陛下追正此事無甚難也
於閤門取壽告身罷壽新命且令依舊同知外范純仁
自從别制宣下其門下侍郎尚書僕丞及吏部等經歷
奉行官司皆不能建明執奏註誤聖朝各付有司明正
其罪使中外釋然知朝廷尊嚴典憲振肅以銷僥倖之
望杜絶私邪之謀而成就陛下納諫之盛德在陛下一
言而已何遲遲而不為也貼黄陛下開獎言路多見聽
納何獨於此一事不蒙開允緣朝廷正宜守紀綱重命

令今差誤非小失臣等所以不避煩瀆期於得請則已伏望檢會前後累狀付外施行摯章以初九日丙寅上

丁卯以舊官內殿崇班客納克裕勒威為內殿承制東頭供奉官溪羅為內殿崇班賞戰功也

戊辰戶部言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蔡滕奏鑄錢三監以椿榷茶司本錢比年坑冶興廢鑄錢有限鐵貨積滯而入戶坑冶淨利並輸見錢過限則罰迫於罰限則必賤售乞令以合納淨利錢折納鐵應副鑄錢願輸見錢者

聽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奏臣近以安燾差除未安制命施行未審累具狀并與官屬連狀論列未蒙指揮臣恭惟陛下聖明洞照萬事料於此事非難可否但恐以近日未曾延對執政必然候簾聽日更欲訪問然後改正臣以謂此事是非極甚明白伏望更賜省覽臣等前後章疏令不若出自聖斷但追取燾等告身將范純仁除命作別制行下其燾宜依本官辭免止令同知本院只可批降指揮付三省施行便可了當令來逐官告身

久在閤門外言紛紛無益盛德所有門下尚書省經歷
奉行見制敕未完並不建明論奏依阿苟且致陛下命
令不由至公直道而行實誤聖政大臣如此不可不有
所戒責以申典憲以厲臣節伏乞降臣僚文字付外速
賜施行貼黄臣近曾奏聞謂三省亦皆不置長官令樞
密院只置同知兩員實無違礙伏乞聖慈詳酌又貼黄
告命未完肅等自不敢祗受則於理須正改又貼黄臣
等煩言冐瀆天聽多矣罪不容誅然非有他也職在言

路又恃聖度包納故欲自竭以報恩遇而已臣竊慮姦邪之言以謂朝廷命令行而臣等乃欲回改以此疑惑聖聽伏乞深察是非之理臣死罪元祐元年三月十一日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氷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同栖共鯀臯陶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壞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

用威福以市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耻訑
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
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
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
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以
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
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
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

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
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和而幷食之陛下以為茯
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
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
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于
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
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
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

至渭北今外夷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敵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啟姦辱國必始於是敵人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為太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指揮弓箭手恐敵以為言乃

名弓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薩爾台之南北候伺敵人之樵採者輙毆傷之敵以為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薩爾台以南為漢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戶約一千五百餘戶客戶三四倍之驅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為界天池北距薩爾台尚二十五六里異時敵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

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為敵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為高天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天王廟方割屬敵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為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冦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為大皇平廵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燕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户參軍韓絳為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作而縝

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為燕二亦謂之二哥劄地之謀皆出於復敵使梁永蕭禧本以横山下大川為界至七蕃嶺下乃陡入漢地圍褁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柱斧交椅敵人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為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服而敵人亦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

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寇讎之境也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牙山雪山一帶直走𦊸窟塢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兎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陷敵中矣人神共怒皆縝之罪中國從來控扼阜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鴻和爾山之類今皆為敵地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

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縝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
靈必不赦縝陛下近者降黜呉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
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月而民復業
矣如縝之罪智者不能復安疆埸之患有不可測者而
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疾姦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
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有
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
已已樞密院言修定諸將廵教例物條從之

庚午詔知涇州謝麟權管勾涇原路經畧使司事以劉庠病困故也御集庠八日巳卒朝廷未及知耳

辛未詔改醴泉觀慈壽殿為壽輝殿　工部尚書孫永為吏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常為戸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克之患庶幾少息也此據晁說之客話　常言伏見朝廷悼法意之未良愍民力之重困凡無名之入悉皆罷去而蠹民害物之吏亦已

竄黜疲瘵蒙福天下幸甚竊慮諸路官吏不達朝廷愛民之意以謂凡所以供給縣官皆可廢弛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租課入國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上佐國用伏望聖慈特下詔令申飭官吏無謂寬民卹物之德方行於上而於賦租課入廢弛不治以誤大計又言臣近點檢得諸路夏秋税及酒税課利全然虧欠上供錢帛例不及額蓋緣轉運司及州縣知佐等妄意觀望務為寬弛恬不知畏伏緣税租課入國用之所賴

今肆然廢職上幸任使儻不懲戒深悞大計臣愚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下有司修潤舊條至歲終委本部考校
逐路并州縣稅賦課利及上供錢帛具虧欠分數上聞
從朝廷黜降以戒慢吏（李常奏據本集不得其時因常初就職即附見）中書
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為中書舍
人仍賜金紫司農少卿康正臣都水使者范子淵兩易
其任承議郎王鞏為宗正寺丞（政目十四日事）詔自今堂差
不得衝吏部已注授人（呂陶論奏先附閏二月末）樞密院言權通

判施州朱衍奏蘭州乞招置蕃落廣鋭士兵一萬人為額許陜西諸州士兵投換養馬一千五百匹共治田一頃五千人為一將分為三番二番在屯一番在城防守教閲逐旬更休詔劉昌祚及相度措置熈河蘭會路財用事所各相度以聞　詔太學每歲以公試歸太學使司業博士自主之如春秋補試法前此鏁院如科場制諫官王巖叟以為言故也巖叟言臣伏見太學每歲有公試諸生法朝廷鏁院如科場制欲以與學中一歲之

十二試參考其藝而進之為內舍行之累年所進者無幾如元豐六年預陞補者三人七年一十四人八年四人而已雖進而為內舍亦於諸生未有沮勸獨比外舍增湌錢八金耳議者以為公試之設無繫利害然事體用度之盛一如科場且以今春公試言之凡用官四十二員胥吏一百七人諸司供事者總二百三十七人鏁宿之法限一月其為煩擾耗蠹不可勝言而於國家無分毫之補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乞此後以公試歸太學

使司業博士自主之如春秋補試法足矣不必張大如此況公私試本庠序之事今設庠序之官既備且衆自當責任俾盡至公人或可疑固在謹擇不當置之而反以疑心待之也伏望聖慈特賜採察施行朝廷亦足以省事而節費舊録云先帝養士太學考選較試自外舍陞内舍自内舍陞上舍上舍乃免解補官故其試法加嚴令弛以歸太學入得妄冒新録辨曰司業博士太學官也考選較試乃其職也養士於太學而使學官自主其試此元豐學法兼取行藝之意非以太學之士為妄冒也自先帝養士至入得妄冒四十五字並删去

詔罷郭茂恂河東陝西按行相度置監以御史

有言故也呂陶有章見聞月末

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臣伏覩先帝在御二十年憂勞萬幾宵旰無倦更易庶政修明百度蓋將措天下於無事之地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則先帝之心固無負於天下然而奉法之吏其間有不能宣究聖澤違迕指意故於推行之際不無偷弊陛下嗣位已來遠考古道稽參時變登用賢材咨詢講求天下以為利者舉而行之人情以為弊者革而去之增損緝綴非徒立異而勝

之也固欲纂成先志增光前人而已近日言事之臣又
復不能體悉聖心遂以先帝之法一切為非指斥㸃塵
無所不至臣近見言者乞掩埋京城四門白骨云多是
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而謂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
法臣讀此章不勝感憤臣伏惟先帝更新法度之意姑
謂時變所當然有所未至陛下今日正革而去之非特
陛下成先帝之美是亦先帝所望於陛下如此今建言
者不深惟本末乃斥先帝以苛名而自沽訐直之譽陵

土未乾肆為醜詆傳播四方人情痛惜書之史冊又將謂何恭惟陛下追慕感愴孝思罔極省覽奏牘宜所不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上足以廣孝治下足以抑浮薄天下幸甚臣疎遠微賤敢冒天威誠以痛憤所激不能自止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上章謂言事者自沽訐直之譽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舊録云得君敢言人皆嘆息姦臣惡而黜之人情大駭新録已削去 熊克九朝通畧得君廣

淵之子也　宰臣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
威烈王二十二年畧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
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
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又言校書郎黄庭
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省别無職事欲望特差與范祖
禹及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鑑從之　草澤程頤言蒙恩
授宣德郎校書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
辭免準朝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有

此除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告命不敢當受詔程頥特許朝見仍令上殿二十四日辛未除崇政説書八年十一月丁巳授推官教授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丙午授承奉郎後再授宣德校書不記月日政目於閏二月十八日即書汝州團推程頥授宣德校書與御集不同詔陜西路轉運司特許借常平存留錢糴買糧草入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㒷靖方乞罷御藥院提點宫觀時梁從政見寄理皇城使遥郡防禦使㒷靖方寄理左藏庫使遥郡團練使詔各於見寄官上遷一官轉出内梁從政廻授與有官兒男差

提點醴泉觀吳靖方額上攺轉差提點萬壽觀　詔河北保甲願投軍人及得上四軍等仗事藝者特許招填合給例物外更增錢五千中軍以下三千比等仗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並許招刺於本路常平倉錢内支借其不願充軍如祖父母父母願令投軍者委州郡長吏寄招轉運司提舉從右司諫蘇轍請也轍請在閏二月十四日

管勾看詳訴理所言看詳進狀訴理人若不立定期限竊慮無以結絶欲乞應熙寧九年正月巳後至元

豐八年三月六日赦前命官諸色人被罪合行訴理並自降今來指揮日與限半年進狀先從有司依法定奪如內有不該雪除及事理有所未盡者送本所看詳從之始命看詳訴理在閏月四日舊録云先帝信賞必罰十有九年陵土未乾劉摯建言許被罪者理訴置司設屬以故人人以冤自列既揚先帝之失刑欲示寬大又收被罪不忠之臣悉為已用仍以先帝上賓之日為斷限忠義之士盜以歎憤新録辨曰以謂先帝信賞必罰之所加永不可雪又謂被罪者悉不忠之臣永不可用此非先帝之意也其言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前者蓋用哲宗踐阼大赦之日許其訴理而乃因其疑似輒指為先帝上賓之日非詔旨也刪去自先帝信賞至歎憤七十八字八月六日又展限

殿中侍

御史呂陶言伏見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大於法非便臣與劉摯等已嘗論奏拳拳之誠諒煩聖覽臣今為陛下反復思慮此事實繫國體有不可者四須至再具奏陳冐凟天聽夫給事中之職主讀制敕許駁正奏覆陛下不使之讀是廢其職也朝廷設官任人而自廢其職無以訓四方示萬世今門下省録黄於給事中字不書臣某之名而書曰奉聖旨不送給事中書讀尚書省遂受而付於吏部出告亦如此書臣不知合何法式

成何制命此一不可也小人之情巧偽險詐善窺朝廷之釁隙欲逞其志雖防閑禁約謹嚴周密而猶有撓亂法度以僥倖者陛下儻謂此事已行難於更改不恤人言而遂行之他日或有權臣女謁干請希求非分之事攀援此例乞不付門下省施行臣恐陛下無以却其説蓋已開之於前則難塞之於後此二不可也夫三省大臣皆與國家維持綱紀而同其休戚者今朝廷出令未合於法度而門下侍郎不駮正尚書僕丞亦不論奏惟

默默奉行以付有司若萬一更有大事處置之間或不中於機會則誰為陛下救其失誤此三不可也自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臺諫所奏盡蒙聽納萬分有一可裨治道今以安燾之故獨不允從深恐言事之臣上畏天威自今以去不敢極論得失陛下聰明亦或因而壅蔽此四不可也夫舉一事而有四不可在陛下處之甚難以臣思之甚易何則改過不吝明王之盛德恥過作非古人之深戒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

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且萬機之繁親總獨斷不容無失能知其失而正之則為得矣其於聖政殊不為累今臺諫論列未已士大夫之議紛紛二人者必不敢受命陛下若令閤門繳納安燾范純仁告身續降指揮述其辭免之意除二人皆為同知院事由門下省施行則臺諫更不條奏士大夫之議帖然二人者不敢不拜上全國體下允公論此所謂甚易而不難處也況反汗之嫌小而廢法之失大顧

陛下權其輕重而行臣不勝懇激待罪之至　右諫議大夫孫覺等言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為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為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勢相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駁

正然後由尚書省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或闕其一則於制敕不為全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呂公著為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辨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遂為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漸起於此臣

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失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為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不廢也況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陛下遷進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令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繫國體

若陛下不賜改正臣等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已此月末孫覺奏云十四日尚同王覿上殿此章或與覿共奏也今呂陶集亦有此奏　門下侍郎呂公著言安燾范純仁除命雖已依中旨發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為門下省失官若言者論奏不已則恐轉難處置聞燾方固辭不敢受或因其請特賜俞允則朝廷命令不至乖失其於待燾亦為得體尋有中札問公著不置知院官而兩員並為同知院有故事乎公著既以故事對且言近例同知院有位左右丞上者時燾亦自言近

蒙除知樞密院事非才躐等不協士論致給事中累行
封駁在臣之分豈惟新命不敢輙當至於舊職亦難安
處望收還成命俾領近州　先是范純仁再具奏辭免
恩命於是又奏曰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差中
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者愚賤之臣屢煩天聽再蒙遣
使恩典過優固當勉厲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徹懇須
合力陳竊聞臣今來告命不曾經門下省審讀臣聞爵
入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絶私寵乃有司之

職守為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有文字論列而未蒙陛下聽從陛下必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睿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僚須宣號令多因公卿客啟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繫其名節豈有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

之言可以誤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
陛下選用正直使為耳目之官豈有不用耳目而可以
視聽於天下也況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
今乃於臣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徵臣必不
敢居久鬱衆情恐失羣望不若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
上可以資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
俾近臣得職言路開通廣帝堯舍已從人之風協成湯
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

夫微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

察臣竭誠為國不為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壬申詔安燾既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范純仁告未經給事中書讀見在閤門可勾收别出録黄告身遍經門下省官施行呂公著家傳以為十四日辛未有此詔舊録繫之十五日壬申今從

舊錄臺諫及公著論列此事前後不一而舊錄略不少見新錄又并此詔削去不知何意也王巖叟朝論云論安燾告命不由門下省進呈范純仁申明事狀令繳入來待內中行出又再三言朝政闕失但安心一一言來再論安燾告命不由門下事云國家此來置官司只爲要上下相關防相審察況給事候古之任若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上曰重改對曰謹出令審而後發則無反汗之失不審則必有反汗之事不改又却不可臣每見人推攝職事多務苟且皆曰三五日間何須如此臣雖至愚不敢以此心事陛下不敢一日愧於職事如陛下必欲令施行則願聖慈別差一人權給事中全孤臣之守臣誓以死節報陛下臣聞安燾在都堂與執政議政事有黙黙終日未嘗贊一言之時士大夫莫不相與笑鄙譏議輕其不才日望別進賢傑以代其人今聞更加超進甚驚物聽陛下容之已鬱公議況可以登進上樞之任與宰相對掌機政豈可輕授三月十五日

已時批出安燾宜從所請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其乞郡不行令學士院降詔勘會試吏部尚書范純仁除同知樞密院事告未經給事中書讀宜令追納别繳敕黄施行　先是太皇太后遣勾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彦博手詔曰予宫中閲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奏章見卿論議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藴如此況當兹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逾年矣雖勉旃聽覽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繁深慮不逮顧我元老宜有諮詢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不孚夏國未附禦以何

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薦用副東求并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佇至言以補闕失是日三月十五彥博具奏據元祐章疏彥博此奏以三月十五日上今附本月日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詢訪仰被訓旨俯集兢榮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汚隆或因或革小大愜當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寖隆之時矣而猶讓恭退託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

賜下問乃詢黄髪采芻蕘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粗裨
虚佇夫治體之大莫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
擢諫憲皆乆積時望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
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免納役錢
寛保甲按閲之頻遂農民耕種之業市井畎畆之人歡
忻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
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乆行而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
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率務妄起事端自求

總領粗有微效則過求恩賞事若有害曾無責罰欲其
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要當革此弊自
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寬農商之利四民樂業萬
國歡心無名之入多已削除有常之用當要豐足今之
戸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聞精擇久任惟
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國之大計安所望哉
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之所知堪大任
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玷鈞衡之任惟在薦賢以

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遴柬拔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朝中多士罕有識知雖有所聞莫經所試輕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静鎮不擾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議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

正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補吏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柬求容臣博訪别具奏陳况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寘於周行然自數十年來養育人材有所未至葢鄉舉里選不兼取文行禮部覆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士得人以次擢陞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大施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吏部遴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後多赴政府引驗

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效而遣之間有昏謬不才頪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政事修舉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之品亦須就其長而授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試文學之士即寘於館閣育材之地漸進用之雜學士待制皆主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則盡補外任臣謂宜略定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久當察其器識緩急執政闕人便可僉議進擢臣蒙詔旨詢訪敢不傾盡所緼但以老昏言無倫理不任

隕越惶懼之至所問夏國事宜不欲雜於此奏謹具别劄開陳所巽便於詳覽又奏臣伏讀聖問有可禦西夏之術臣去年始聞西人欲求内附臣以為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静奏乞朝廷恢覆載之量廣示開納御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内固吾圉外夷懐服中夏安寧則太平之風浸隆浸久熙曾繳進神宗專令臣男貽慶賫賜臣親書詔一本所貴審知神宗聖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徼倖萬一

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必料此詔已經聖覽今復蒙
下問可禦西夏之術臣愚何足以仰副虛佇臣竊見西
人自去年以來凡數次入朝即未見修歲時常貢之禮
亦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姦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
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向時种
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策致誤邊事即關中之人
其心揺矣自靈武永樂王師不振之後兵勢民力尚未
全復狡羌竊發必能制乎即如向時种諤輩皆云西人

辭弱取如拾芥又可信乎國之大事豈可數為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念事欲美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料賊勢精選諜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壘有備此亦困羌夷之策為人謀之小勝或西人款塞請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來俟至延安帥臣密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而審度之俟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為之可否或議或詰審而應之可者即從否

即已若議及疆土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茍有後艱同任其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或不應謀果不臧自任其責廟謀一定邊計粗寧天下小康堂上高枕伏惟陛下聖明遠大之計固已先定出於衆智豈俟臣之過慮然采芻蕘擇狂言諒其誠而不責其妄幸甚貼黄稱臣以謂事有利害者必究其利害之極而斷其取舍之當其理得矣無容更相顧望議論不決乃欲遺賊於君父則安用大臣　環慶路經略使

范純粹言元年三月十五日奏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廷故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受令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準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臣所欲數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瀆聖聽竊以夏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夷夏晏然秖因种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為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

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並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公私困敝百姓流徙國兵凋殘雖諸路各有收復故砦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賊境牣為興修横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關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故日煩朝廷自内應副而邊防釁隙日有可憂彼夏國者深沉自居未即報怨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横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或

艱故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内則不修常貢既形款我之計又為自資之謀臣聞累番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沮之餘雖諸將招填略充舊數而新人眇少未堪戰鬬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馬並各抽還外議謂朝廷晏然自以為無事人竊憂

之則其款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貢未修彼所以為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議彼所以為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無可疑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强待草豐穀實之秋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或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復舉干將則生靈被害惟編户之方困豈見籍之能堪臣之心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禀聖筭尋曾往見執政大臣語此憂事雖所慮亦或未至

而為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自任惟是思慮所得參訪羣言不敢內有所懷顧陳煩說臣竊以為諸路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所以乘困而必爭者蓋謂日侵月削而不校則小國之勢在所深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所爭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如何耳臣竊覩近時之論邊事者猶謂彼既困急無所

能為加以數年可期柔服臣獨以為不然彼所以嘿嘿
自處未有所請但為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也
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城壘自興復以來糜耗鉅萬
斥棄為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可復追而佗日之
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
聚斂掊克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
愛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
饋邊今邊事未有措置佗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

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輒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詞禮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槩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傾盡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擄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于拯患問罪而不在乎

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竊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阿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陳邊事屢竭迂淺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獨敢於此日驟為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情在憂國志切愛君以臣今言少關聖慮如其粗有可採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

共議事機貴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為朝廷異時之患
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甚矣其如
位卑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黄臣頃者聞北敵曽有文字到朝廷請勾還西邊兵
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敵使嘗語及夏國之
事亦云曽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時隨宜應對尋具
奏聞臣以謂西北脣齒之國萬一北敵狡慢或一日又
以夏國失疆土為言即朝廷至是却似難為處決今日

機會恐不可忽此臣所謂事機貴速者也臣竊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吳堡鄜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利而費芻糧皆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稅户遠入輸納至于運致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行斥棄委是並無關害惟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別無地里控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為中路屏蔽粗

為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寨舊是漢城棄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繫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蘭會不敢縷細開陳邊事至重乞賜聖覽此奏係臣男正夫書寫不敢付吏以害機事

癸酉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覩御札以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四海内外含生之倫無不懽喜年老深識之士皆相與言曰吾君即

位以來發政施仁全得祖宗之懿令宗祀禮成大賚天下必能寬賦斂釋逋負求賢才興典禮省刑罰無遺匹夫無間微物無略細事害之所在必蠲除之以慰滿羣生之望矣陛下觀天下之心所望於陛下者如何其可忽哉臣每歎前世赦宥之弊莫不幸小人則多而惠良民則寡撫親近則厚需幽遠則踈非前期以精講之先事以審裁之廣覽博聽而兼收之則無以曲盡物情深得民意此陛下不可不重也伏望聖慈特取嘉祐以來

大禮赦書事節最詳恩最厚者體以為法無削其所可施仍增其所未備凡今臣僚上言并四方百姓所陳疾苦一可行者皆於將來赦文内推為聖意以行之使美不分於臣下而恩一出於朝廷及乞詔執政大臣各陳時弊數端之要密先以聞修赦文日添入庶廣陛下仁民愛物之盛德激揚驩心動盪和氣以永社稷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貼黄稱臣伏乞陛下暇日閲嘉祐以來逐次大禮赦書只觀文字之少多已見需恩之廣狹願陛

下丁寧詔諭執政早令總集事目加意修定要在精詳推大聖澤前來宰執惟以掊斂民利為功不以推廣上恩為意每草赦書不過令本房吏人裁定而已曾不自留心也　三省言昨罷諸路提點刑獄司管勾而開封府界遂令提點司主之竊慮錢物久而侵紊詔開封府界置提點刑獄官一員依諸路提點刑獄職事仍以葉溫叟為之罷提舉府界盜賊司罷提刑司管勾當考不知初置此管勾何事恐是管勾常平此有脫字葉溫叟是月五日方以權秦鳳路提點刑獄為陝西路提點刑獄忽有此移改當考

揚王顥荆王頵言向在先朝已蒙恩許外第居處令營造將畢如聞五月可遷入伏望早賜指揮詔答未允三上章乃許之　詔京東路將兵差出不係將軍馬請受依元豐八年十月指揮特權免封樁三年　詔講讀官更不輪資善堂宿直（宿直是何年月日詔）　給事中王震等言準詔看詳六曹寺監文字稽違法令請在京官司吏人稽緩制書及文書稽程並合依律斷罪及六曹寺監各置杖直醫人獄子一名本司并本轄事非追究者杖已

下並本處勘斷從之（王震此時安在）戶部言自新法已前舊法役人主典官物致有失員水火亡失虛降帳籍之數欲令逐司並特與除放從之　又言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奏繳到鄂特凌古奏董戩遺表進奉乞行回賜詔董戩更不支賜其鄂特凌古依元豐元年所降指揮賜絹百匹

永興軍等路提刑司言昨民庶進狀興平縣靈寶鄉諸村土地約二百四十餘頃並納二稅熙寧五年本縣逼勒退為牧地依舊耕種令本司定奪聞奏如本路更

有將民户稅地改為牧地者亦依此今看詳欲免納租錢令依舊從之舊録云先帝罷監以其地募民佃出租市良馬然其地久為民冒占故稍按籍收還未嘗以逼勒也新録辨曰本縣逼勒退為牧地此乃民庶進狀之詞而監司定奪欲乞依舊則舊非牧地可知有無逼勒乃縣令之職部使者所當察也今每事皆託先帝為言不可以取信後世自先帝罷監至以逼勒也三十五字並删去

詔梁從政與轉昭宣使更不回授兒男

樞密院言三路保甲有借到人户私馬並還其直從之

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公事趙濟言準朝旨差賜董氈身死物色使臣令訪青唐事畢選奉職高昇

押賜親見鄂特凌古坐董戩廳大首領果莊并濟特卜策結斯卜等二人並在左右與從來應事董戩之人盡事鄂特凌古兼問得首領蕃部等言董戩臨死時勾諸族首領赴青唐城約以鄂特凌古承代令首領蕃部等並各服從詔許承襲仍除節度使每年支賜茶絹衣帶等並依二月十二日所得指揮

二月二十日

詔問趙濟

詳定役法所言坊場河渡錢元用支酬衙前重難添酒錢等準備場務陪費如此之類名件不一除依條合支外欲並拘留以備招

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從之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臺諫前後上章論韓縝過惡乞行屏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測聖意所在臣頃與李覺上殿奏事面聞德音以為進退大臣當存國體雖知縝不恊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禮遇大臣雖盛德之事而臣等身有言責言苟不效義不可止但恐自此章疏紛紜煩瀆聖聽於縝愈為不便至今四十餘日臺諫文字日以益多而縝晏然據位略無

陳請臣觀其意思蓋欲佯為不知固執權寵遷延歲月然後因間乘隙以害言者用心如此而陛下望其愧畏公議自引而去知其難矣縝與蔡確章惇均是姦邪皆能虐民亂國然蔡確聞有彈奏即上章請郡章惇雖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動輕肆狂言亦蒙顯黜惟縝居其中間雖才器凡陋不及二人而搽心深險既不為確之遜避以辭政柄又不為惇之躁妄以觸天威盤旋顧望其中窺伺不淺苟可以一日固位何所不為而陛下待以

體貌含忍不發正墮其計矣臣竊惟陛下以至仁至公撫御羣下近日中外臣庶稍就規矩而獨於進退大臣聽納臺諫優游不決似未盡善臣不勝愚忠懷愛君之心請為陛下略言其故臣竊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當時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進退皆取天下公議未嘗輙出私意公議所發常自臺諫凡臺諫所言即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臺諫忘已而用人故賞罰之行如春生秋殺人不以

為怨終仁宗之世臺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術也今陛下雖能虚受直言而臣等所陳一切留中不出使臺諫忠邪無由明辨而大臣出入得以自由曖昧成風有損國體蔡確之出已負公議觀文之除衆謂僥倖而大臣猶以不得節度使及轉官為詞良由不正其罪以啓讒慝之口只如章惇之事臺諫久以為言是時陛下若即付三省議其可否則惇之去留自出公議陛下始既不忍養成惇惡然後特出御批言其罪狀正

人端士雖知惇有餘誅而邪黨小人或謂陛下以忿怒逐樞密使臣之所憂實在於此故願陛下舉行仁宗故事凡臺諫封章一一付外施行如臣等所論韓縝過惡必不下二三十章並乞降付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縝罪狀不誣亦乞顯行誅責使天下明知縝之降黜事端發於臺諫盖是公議所迫雖先朝舊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無毫髮議論臣建此言非獨為縝一事盖欲朝廷賞罰分明庶幾仁祖之風

復見於今日

甲戌高陽關路安撫司言滄州多盜乞於敕內添入作重法地分從之　詳定役法所言諸路見行出賣坊場河渡等并應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錢物未有所隸詔令提點刑獄司主之　尚書省言請自今申奏強刼十人兇惡或軍賊五人以上合降朝旨收捉者更不送刑部直送中書省取旨從之

乙亥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進對因論及帥

臣太皇太后宣諭曰帥臣極難得劉厙可惜方欲進用
又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曰盡
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每
執政來常說凡與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無言語又曰
王得君以其父廣淵於英宗有舊故除一差遣輒有論
奏摯等對此後生必為人所使又曰卿等近言被火災
宗室尋差中使存卹踏築屋舍又曰卿等公正不畏權
勢但安心言事此中必主張更有事但言來劉厙卒在三月八日

王巖叟言臣竊聞日近火災熾大延及宗室顛沛皇皇不知所舍寓於佛寺甚失其所暴露庭廡一無擁蔽都人觀望虧損事體極為不便伏料聖恩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閒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此誠陛下所當留念伏望睿慈嚴敕有司速尋可居之地早令安泊以昭陛下救災卹難篤於宗族之仁心以示陛下禁非防邪護惜國家之大體貼黃稱如同文館舊尚書省三班院之類皆舍宇甚多可以權令寓泊無害於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曾論宰臣韓縝才鄙望輕不足以備輔相乞賜罷免未蒙指揮謹按縝素無學術言詞淺陋簧緣執政無一善可道人之善惡才否懵然不知近日差除但用私意招致物論怨讟並興竊恐漸肆邪志敗壞公道上負委任下妨賢路自仲春以來自知公議所輕揚言於人曰過寒食當乞罷退而又曰俟過神宗小祥近者但見時時挈治行李一二於外以示欲去然不聞有決然之意其無廉隅至於如此吏卒之賤市

井之人亦莫不醜笑之何以尊榮廟朝鎮服夷夏乞將臣僚章疏付之於外議其罪罷之以允清議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神宗小祥三月五日或以此章為孫覺非也庫部郎中郭茂恂為軍器少監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王臨提舉崇福宮鄭州居住以疾從其請也詔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其本路財利職事併入陝西轉運司如有合措置事件速具聞奏其熙河路合得錢物許允那應副即不得將充別路支費經制司舊官候交與轉運司方得離任仍於

本路朝廷封樁內支撥三萬貫與劉昌祚充經略司準備支用從昌祚請也熙寧十年八月六日初命李憲及趙濟同經制熙河初仰給度支歲費數百萬於是置財用司以足經費至是罷之新錄辨曰以兩路財用併入轉運司蓋從劉昌祚之請也乃以為指斥先帝開邊費用之廣非也自先帝開斥至是罷之三十二字並刪去

詔於常平錢內支賜錢四十萬貫與京西轉運司

詔應差除並更改事件令六曹限畫錄黃到畫時關報御史臺并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從御史中丞劉摯請也去年十月十日十九日令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摯再有論列令乃從其請

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嘗計天

下青苗錢除昨來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欲乞將一州見在數滚同斟酌諸縣户口多寡並用收糴可留斛㪷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歳小飢則減價以糶大飢則以貸之候豐歳輸還更不出息詔户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相度合收糴凖備數目須彼處有轉運司支遣斛㪷可以兑換及出糶得行不至積留損敗保明
聞奏　監察御史孫升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行於朱彦博陳偲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於兵火如知吉州魏

綸虐增鹽數獨吉州被害最苦綸既以丁憂去官而發運使蔣之奇乃薦綸悉心職事乞候服闋再令知吉州之奇附會欺罔至於如此獨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乃能上書極言利害誼奪官勒停而江南西路轉運使劉淑再任本路首尾五年坐視毒虐其民曾無一言今乃除祠部郎中伏望特正蔣之奇劉淑之罪復劉誼之職詔劉淑罷祠部郎中差知宿州蔣之奇特展二年磨勘仍罰銅十斤劉誼尋差權發遣韶州閏月末呂陶章可考

劉誼除韶州在六月末舊錄云先帝鹽法以通商利法未就緒升以為殘虐塗炭聞者駭馬新錄辨曰孫升建言指謂朱彥博魏綸奉行乖戾失鹽法之意故有殘虐塗炭之說史官不當引先帝為言自先帝鹽法至聞者駭馬二十三字並刪去升又言乞檢詳前奏罷軍器監計置官

詔蔡碩更不候進書放朝辭疾速發赴本任實長裕等元降錢本變易到物貨材料令工部根究有無欺弊聞奏仍令所到路分轉運司截留應管文簿關送工部應干官物並隨處封樁其錢降令轉運司根究一節更不施行閏二月十八日蔡碩除蔡河撥發

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今參

詳如有祥瑞邊捷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皇帝畢赴內東門拜賀太皇太后從之　樞密院言河東經畧司保甲有不堪馬一千六百四十二匹請即以塡馬鋪廂軍及給禁軍步人將校餘賣充保甲司椿錢從之　詔狄諮劉定與外任宮觀差遣以御史王巖叟劾諮定提舉河北保甲於教閱團場外種蒔鬻錢充本司雜用故也

四月十二日再責　御史孫升言伏以先朝始議推行天下保伍之法要在辨察姦偽屛除盜賊而已小人欺罔遂進

邪說令教習府界三路之民使之知兵嗚呼亦不思而已矣自先王道德之澤熄而禮義之俗壞三代井田之法廢而兼并之徒興千百年間積習陵夷兵民乃判世變之異惟聖智為能通之以太祖太宗雄材大略深慮遠謀并一四海降愶羣雄措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規模顧不知養兵之為費而獨嚴兵器之禁者示民不可使知兵也府界三路保甲患害雖均而河北為甚者使者之罪也劉定上挾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諮之庸材內

縱巡教指使恣為誅剥外為姑息寛假抑沮州縣使法令行乎其民大肆馮陵公行恐喝故真定獲鹿之變起於後而澶滑之盜作於前頼宗廟社稷之靈聖聽睿斷之果不惑乎姦言邪説卒從廢滅不然患害未易言也今遺毒餘孽其弊猶存姦惡之魁既已屏斥於外而劉定狄諮生事起變罪狀顯明然假息竊視冀於幸免未正典刑深鬱士民之憤伏望聖慈察獲鹿澶滑之變職劉定狄諮之由早正其罪重行黜削其後來須降教閲

晝一事件指揮乞令樞密院再加詳議約束禁止以全
祖宗萬世不拔之規模則天下幸甚貼黄稱周世宗復
三關故地我祖宗平四方僭竊未嘗籍民兵也前日陜
西軍賊王冲盤礴數州之間每入圍教場則保甲環拜
納兵仗而走則知保甲不足用以戰而適足為患耳劉
定狄諮以教場内地所種菜配賣與保甲取其入為已
用定諮身且如此則左右使令之人安得不肆為誅剥
乎　兵部言修定河東陜西蕃弓箭手等逃亡法從之

以環慶路蕃官巴新永策多為三班差使録死事也

丙子門下中書外省言後省成所有修省曹寺監條貫行遣合冠以門下中書後省為名從之

丁丑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累具劄子言韓縝不可任以為相未蒙聖旨稍賜施行臣智識愚淺竊觀先王擇任宰相代天理物任重致遠非有大人之才德者不足以當之大人之才德不常有於天下宰相不可以乏人若漢祖之蕭曹宣帝之丙魏又其次也後世有人焉然

能任職者罕矣若唐太宗之房杜明皇之姚宋亦一時之相也又降而下亦世有人焉或其主賢而相不及或其相雖才而主不能用也國朝承五代之弊太祖太宗肇基帝業時則有若趙普文武兼資識時知變輔相兩朝成太平之基真宗時海内無事時則有若李沆王旦沉機先物偉識宏度左右承弼仁宗時則有若王曽呂夷簡簡重方嚴鎮撫内外以才謀識略平治四方晚年得富弼韓琦付屬大事世以永寧臣以為祖宗以來一

百三十餘年未嘗一日而無宰相也然其為人稱道顯功隂德若此六七人者亦無幾爾以祖宗之明歷年之久選用宰相其難如此今者陛下即政逾年閲天下之士未能盡徧乃欲用為相者人人皆當不亦難哉然今日自閒廢之中擢司馬光以為執政未幾用為上相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莫有一人以為不可者光之素履信於人也陛下用司馬光之心明不負於生靈幽不愧於鬼神矣如光之學術才識雖未足以望古之人

亦將無愧於今之人矣故陛下用之而天下服雖高宗之用傅說明皇之用姚崇又何以加臣竊嘗論光以為光負天下之重望遇陛下之至誠可以端坐廟堂不勞施為付羣才於百執使各舉其職不必身親其勞口與之辯也光如此可以上成伊周之大功下視房杜之末迹矣使光誠能蹈此不幸有人焉曰韓縝者與光為左右僕射對秉國鈞同持大政光欲為此則縝為彼矣光欲一而縝則三矣為光者不亦難乎齊桓公問於管仲

曰何如而害霸曰有人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為害霸之大者如司馬光之學術該博清介有守陛下既知而用之用而信之一朝拔而置之羣臣之上天下莫不延頸企首以望太平陛下又參用韓縝小人以為左右僕射使上下懷疑猶豫以為信光之不篤任光之不專不然何為使小人相參也使桓公如此管仲其肯以相齊乎臣為陛下計宜罷縝相位或虛位以待賢者可也尚書曰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韓縝之行内不孚
於家外不見信於朋友朝廷上下見陛下罷去蔡確之
果以爲縝必不久於此矣今言者亦已衆矣縝之才能
罪惡固已揔於上聞矣陛下遲遲而不果豈尚有所疑
乎漢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
陽之和不亦難乎竊見韓縝往年知秦州日無辜殺三
班奉職傅勍坐廢踰年今日陛下垂簾聽政上下觀望
人心危疑之時尤不可使不仁之人在左右韓縝不仁

迹狀明白如此伏望聖慈早賜罷免元祐元年三月二十日或以此奏為孫覺係之閏二月末非也